



“她那么高的个子，竟然弯下腰来，和我来了个贴面吻。没想到这样的大明星，会如此简单。”妮可·基德曼不仅收了她送的画像，还在她之前画的《红磨坊》插画上签了名。

因此，苏大排在之后的上影节会精选片单，不会跟风买一些自己并不喜欢的片子，“曾经有一部热门片，我几乎从头睡到尾。现在基本是热门、冷门各一半，但一定是那些故事性比较强，或有些诡异恐怖元素的片子。当然，影院的环境、位置也很重要，基本都挑市中心条件比较好的”。

而在文化单位工作的王恺顺可谓战绩颇丰，截至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一共抢到了38场展映影片。“因为都不是热门场，所以不算抢。提前在App上选好片子，软件会自动帮忙排好行程，我只需要在正式开票后依次按序购票而已。”王恺顺告诉记者自己还有一个购票优势，就是喜欢买第一排这样的冷门座位，“基本位子一下子就能锁定，全部买好也就花了十几分钟。等电影节开始后，再看看后面有没有加场，我估计这次可以看40场”。

王恺顺同样表示，随着年纪的增长，也不会再“特种兵”式观影，“这还要感谢上影节的排片老师，近几届特别明显，会有意地将同一类型的影片放在同一个电影院，方便喜欢这一类型的影迷可以全力以赴地抢票”。像他就比较喜欢纪录片，今年买到的38部片子里有28部是纪录电影。“今年基本上把纪录片单元和金爵奖纪录片候选影片都买到了。”他说一开始喜欢纪录片是可以透过它们看到不一样的真实世界，后来也会研究起导演的拍摄技巧，乐在其中。

此外，王恺顺每年还会再买一些向大师致敬单元和戛纳零时差单元系列的影片，以及会随机买几部新的或小众的电影“开盲盒”。他说：“今年看片集中在四个电影院，都在一条地铁线上，而一天最多两个电影院。”

当记者好奇为什么能连续十天几乎不间断地看电影

时，苏大排表示，自己以前也是媒体从业者，每年电影节都会接到单位指派的采访任务，每天至少撰写一篇影评。看片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工作，但苏大排更喜欢将它作为纯粹的兴趣，“现在已经转行，时间相对自由”。

苏大排从小就是影迷，儿时和父亲一起翻看《大众电影》；同为儿时就培养起的爱好，还有画画。每年上影节，她都会绘制一些电影或导演明星的特殊“票根”，或留作纪念，或影印出来随机送给同好，或作为能和大牌们近距离接触的“秘密武器”。

2014年6月，一身银色长裙的妮可·基德曼走上舞台，从吴宇森和休·格兰特手中接过了当年的上影节“杰出贡献奖”；而当她走出会场，她又惊喜地从一位影迷手中接过了另一样馈赠——她本人的肖像画。

“我把画框递给她时，她捂住胸口，发出了惊叹。”苏大排回忆说，“她那么高的个子，竟然弯下腰来，和我来了个贴面吻。没想到这样的大明星，会如此简单。”妮可·基德曼不仅收了她送的画像，还在她之前画的《红磨坊》插画上签了名。

至于王恺顺则是把全年累计的调休全部用在了上影节期间，“这也要感谢单位领导和同事们的支持帮助”。当然，上影节也在不经意间反哺他的工作。由于王恺顺负责的正是公益性文化活动，通过上影节他也认识了一批专家、学者，能够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支持他本职工作的开展。

譬如在2019年，他所在的单位和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合作，在上影节期间利用影迷转场的时间段，在新华路幸福集荟举办了一周的电影鉴赏讲座，还和出版社一起举办了是枝裕和导演的传记新书发布会，该活动也被